

上册

一砾沙
著

亲爱的 女法医

QinAiDe
NuFaYi

我喜欢她。
她想飞，
我就给她一对翅膀。

非外借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[上册]

一
砾沙
著

亲爱的 女法医

QinAiDe
NuFaYi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女法医 / 一砾沙著. —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8. 10

ISBN 978-7-5552-7537-4

I. ①亲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84145号

书 名 亲爱的女法医

著 者 一砾沙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 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时 瑜

装帧设计 蒋 晴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32开(880mm×1230mm)

印 张 15

字 数 35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7537-4

定 价 55.0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〔上册〕 目 录



第一章 咱俩好像都不太讨人喜欢，是不是还挺般配的 / 1

第二章 忍过一个月，他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秦少爷 / 32

第三章 如果连你都失去了准则，那这世界可就太没意思了 / 63

第四章 你配不上她 / 93

第五章 她想飞，我就替她做一对翅膀 / 125

第六章 我现在很需要慰藉 / 157

第七章 不讨厌就是喜欢 / 187

第八章 Hi，来玩一个游戏 / 220



目 录 [下册]

第九章 总有一个人是注定要来摧毁你的 / 237

第十章 我可能有点喜欢你 / 269

第十一章 我不怕，我想和他在一起 / 300

第十二章 她就是他的月光 / 331

第十三章 浑不浑蛋，都是我的男人 / 358

第十四章 没有哪一种恶是该镶上金边的 / 387

第十五章 彼此拥有，彼此镌刻，至死方休 / 418

番外合集 / 440

第一章

咱俩好像都不太讨人喜欢，是不是还挺般配的

黄昏时分，天空像被墨汁染了一半再撒上些金粉，浅灰中隐隐透出残存的金黄。A大校园里这时刚过饭点，四处都弥漫着湿漉漉的味道，提着水瓶的女生们三三两两驻足在足球场外，为相熟的男生呐喊加油。

足球场上，蹿动的身影碰撞着旺盛的荷尔蒙，一个穿着蓝色T恤的男生瞥见女生们的眼神，帅气地昂头捋了捋头发，将脖子上的汗珠甩出一道漂亮的弧线。

他听见对面有人大声咒骂了一句，然后说：“又踢大了！”

蓝T恤就着天际残存的光亮望过去，发现足球被人踢到了场外一片荒芜的草丛里，那里靠近后山，平时不太有人去，草色早已枯黄，还堆着许多不知谁手贱扔的垃圾。

“郝成，你去捡回来。”场上有人大声喊着。

那男生歪了歪头，发现确实是自己离那边直线距离最近，只得不得不情愿地跑过去。

此刻天色已经十分昏暗，他没戴隐形眼镜，眯着眼在绿根黄尖儿的

草丛里找到颗黑乎乎的圆球，于是回头喊了一声：“接好了！”然后大脚一开把球踢回场上。

这脚一踢出他就觉得不对，果然在那圆球落下处，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：“这什么鬼东西！啊！！”

郝成莫名地打了个寒战，连忙跑回去，只见那颗黑乎乎的东西正孤零零地待在足球场中间，旁边的人自动退到几米之外围成一个圈，很多女生已经吓哭了，男生也吓得脸色煞白，根本不敢多看一眼。这时他才终于看清，自己踢回来的那颗“球”上居然长了五官，皱巴巴的惨白皮肤上沾着黄黄的污泥，眼球已经被踢得迸裂开来，那是一颗被割下的人头……

早上8点，刺耳的警笛声划破长空，一路响着疾驰到位于郊外湖边的豪华别墅区，在这片平时少有人打扰的高端住宅区，这声音听得许多人心忐忑。幸好警笛声很快停在其中一栋别墅门口，取而代之的是骤然响起的门铃声，然后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，位于二楼的卧室门被敲得砰砰作响。

可任凭那敲门声如何激烈，门里都是半点回音都没有。在过了几分钟以后，终于从里面传来一声闷响，好像是枕头打在门上的声音，然后一个慵懒又暴躁的男声传出来：“滚！”

想到里面那人恐怖的起床气，拍门的用人犹豫了一会儿，眼神又瞥到旁边几个身穿警服、神情严肃的男男女女，还是开口喊道：“少爷，有几个警察说要找你，你先起来一下。”

里面依旧毫无动静，好像那块门板是一个黑洞，把所有声响都吸得无影无踪。站在旁边的刑警队长陆亚明不耐烦地对她使了个眼色，那用人只得掏出钥匙开了门。

一进门，几个人都被浓浓的酒味熏得皱了皱眉。用人把他们领进了门就很快溜之大吉。

听见屋里的动静越来越大，大床上深蓝色的被子动了动，终于从里面钻出个人来。

那是个年轻男人，黑色睡袍的领口斜斜散开，露出一小块胸肌，短发凌乱地搭在额上，迷蒙的眸子半睁半闭，仿佛挂着层水雾，眼角微微吊起，这双眼睛十分漂亮，放在男人身上，甚至可以说生得有些妖。

此刻，那双眸子正迷惑地看着眼前突然冒出的几个人，然后很自然地定在了站在陆亚明身边的骆安琪身上。

骆安琪，25岁，是队里远近闻名的警花，笔挺的警服穿在身上，也能隐隐现出凹凸有致的好身材。

那人揉了揉眼，终于挑起嘴角，嗓音里还带了些沙哑：“这是玩什么呢？制服诱惑？”

“你！”骆安琪才入警队不久，哪里受得了这个，顿时气得满脸通红。

站在她旁边的队员小肖也愤愤不平地上前一步，大声喝道：“喂，你说话放尊重点！”

陆亚明皱了皱眉，伸手拦住两人，一脸严肃地掏出证件亮了亮，说：“你是秦悦吧？我们是市刑警队的，这是搜查证，有桩谋杀案想请你配合调查。”

秦悦听见“谋杀案”几个字，才终于收起些轻佻的神色，掀开被子走下床，然后由于屋子未开暖气冻得咝地叫出声，连忙捞了件厚衣服裹上。他靠着桌子点了根烟，眯起眼问：“谋杀？大清早的，你们是故意来找我晦气的吧？”

陆亚明拿出张照片亮在他面前：“周文海，你认识吧！他前天晚上被人杀了，根据我们调查，他最后出现是在你这栋别墅里。请你跟我回去一趟，接受调查。”

秦悦正在弹烟灰的手滞了滞，随后又恢复那副吊儿郎当的表情：“所以呢，他死了…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这时，余光瞥见一个黑乎乎的背影正在屋子里四处喷着什么东西，另一个人则拿着相机拍照，他顿时大吼一声：“喂，那谁！你们干吗呢！”

那人却头也不回地继续做事，仿佛当他是空气一样。还是陆亚明开口解释道：“局里的法医在做现场勘测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”

秦悦十分恼火，任谁一大早被揪出暖融融的被窝，被安上一个犯罪嫌疑人 的名头，再看着一群人肆意 在屋子里折腾，都不会高兴到哪里去。偏偏那群人还在不依不饶地等他回答，于是他仰了仰下巴说：“没错，人我是认识，也确实来过这里，这就能证明我和他的死有关？你们警察办案是不是也太容易了点！”

骆安琪本就为刚才的事不满，此刻看他这种态度，终于忍不住开口说：“根据证人的口供，死者当天和你在房里争吵，然后再也没有人看到他走出去。所以，你现在是嫌疑最大的，这是我们根据事实做的合理推测。”

秦悦斜斜地朝她瞥去一眼，然后朝那边吐出口烟雾，指着睡袍暧昧地笑了笑说：“合理推测？那不如你现在给我合理推测一下，我一大早被你们从被窝里拉出来，这里面到底穿了内裤没？”

“你！你不要在这里玩花样！”骆安琪一时不防，又被他激到，连带着说出口的警告也有些无力。

陆亚明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他刚才多少顾及秦悦背后的家族背景，不想把场面弄得太僵，想不到这人比传言中更加恶劣，在警察面前也敢出言不逊。

“穿了。”

这时，众人背后传来一个低声的回答，却迅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连秦悦都对有人会认真回答这种荒谬的问题感到吃惊。

他看见那个一直在忙碌的背影转过身来，竟是个看起来和骆安琪差不多年纪的女人。

她扶了扶眼镜框，简单地自我介绍：“法医主检，苏然然。”然后神情坦然地继续说，“这屋里的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，一个正常男人的辜丸如果迅速暴露在冷空气里，会向体内缩起来，这种时候人体通常会产生应激反应，可你刚才起床只是披了上衣，并没有任何对下体的动

作，可见是有布料包裹。”

秦悦瞪大了眼，一口烟竟忘了吐，呛得他猛咳几声，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听见有女人在他面前一本正经地说出“辜丸”两个字。屋子里的其他男人表情也有些怪异，竟不自觉地把腿夹紧了些。

眼看屋里的气氛迅速变僵，苏然然却好像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只平静地朝床头柜指了指：“这就是合理推断，如果需要证据的话，那堆衣服里面并没有内裤。”

其他人看秦悦一副见了鬼的表情，竟半天接不上话来，都暗自觉得出了口恶气。

秦悦这时才仔细打量起这个女人，只见她一身黑色套装，里面是深色高领毛衣，几乎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风，黑发束成最简单的马尾，眸子里如古潭般波澜不兴，再加上老气的黑框眼镜，让他脑子里直接蹦出几个字：“教导主任”。

这种浑身上下没有半点女人味的异性一向不在他的关注范围之内，所以他很快移开了视线，摁熄手里的烟，眯眼盯着陆亚明说：“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证据？没有就赶紧给我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”他又眨了眨眼，笑得一脸嚣张，“或者你们想站在这里围观我换衣服？”

苏然然却盯向方才喷过发光氨的墙角，又拿出试纸验了验，随后走到陆亚明身边说了几句话。

陆亚明的脸色顿时由阴转晴，对秦悦说：“墙角发现有喷溅的血迹，经检验是人血，如果你不能解释，就跟我们走一趟吧！”

审讯室里，明晃晃的吊灯，照着四面白墙。一张方桌，隔开表情各异的三人。

肖栋和骆安琪来过这里很多次，对面的人有唯唯诺诺、痛哭流涕的，有穷凶极恶、歇斯底里的，但像眼前这个悠闲得好像来度假的，倒是第一次见。

秦悦双眼微眯，长腿随意搭在桌子上，上身舒展地朝后靠去，可

惜椅背有点硬，勉强用手枕着才舒服了点。如果不是对面的警察不耐烦地拍着桌子，他几乎想就这么靠着补个眠，毕竟他已经很久没起过这么早了。

肖栋焦躁地扯了扯制服领口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几个问题：“你到底说不说！前天晚上10点，很多证人都看到周文海去找你，你们是不是发生了争执？你在昨天早上6点到7点这段时间在哪里？”

秦悦斜斜地朝他瞥去一眼，表情懒散：“我的咖啡呢？没有咖啡提神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。”

肖栋把手里的笔一摔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可惜上面特地交代过，这人的老子是忻城的厉害人物，最好不要轻易得罪，所以就算秦悦一再胡搅蛮缠，他也只能停留在用眼神飞刀子的地步。

这时审讯室的门打开，有人送了杯热腾腾的咖啡进来。秦悦慢条斯理地端起来喝了一口，随后皱起眉，噗地吐了出来，一脸嫌弃地说：“速溶的？我从来不喝这个，给我去弄杯现磨的，对了，咖啡豆最好用哥伦比亚的。”

骆安琪再也忍不住了，砰地一拍桌子站起：“你别以为背后有人撑腰，就在这儿给我们玩花样，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！”

秦悦唇角一勾，声音里又多了几分不正经：“我就喜欢玩花样，而且我的花样还很多呢，你有空要不要试试？”

与此同时，隔了一块单面玻璃的房间里，陆亚明摇着头点了根烟，对身边站着的几个刑警说：“小肖和小骆还是太嫩，碰上这种难缠的就沉不住气。”

他望着秦悦的方向吐了口烟圈，眼神变得鄙夷起来：“秦悦这个人，在城里的那些公子哥儿里可有名得很，仗着自己的老子是本市首富，行事一向嚣张，什么刺激玩什么，算得上是声名狼藉。幸好他还有个争气的大哥，不然秦家就算有金山银山也得被败光。”

站在他旁边的副队长皱起眉问：“这已经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有一句

话都问不出来。陆队，你觉得周文海是他杀的吗？”

陆亚明轻哼一声，低头磕了磕香烟说：“现在尸体的其余部分还没找到，证据还不够充足。不过这种人什么事做不出，吸粉吸得神志不清失手杀了人也说不定。”

他余光瞥到刚拿着一沓报告走进来的苏然然，朝那边笑了笑，顺口问了句：“小苏，你觉得呢？”

苏然然怔了下，转过身很认真地观察着玻璃对面的秦悦，然后开口分析：“我觉得他应该没碰过毒。第一，吸毒的人通常嗜睡，他从被我们抓捕到现在，精神一直很好。第二，我们是早上8点多到他家，到现在已经将近4个小时，再加上睡眠时间，如果他真的有毒瘾，差不多也该到了发作的时间，可他还能这么冷静地和我们绕圈子，说明他并不担心时间拖久了，会被看到毒瘾发作。”她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而且，他的眼睛里有光。”

染毒的人，注定用余生献祭，去换取那瞬间的欢愉，所以，一个瘾君子眼神可能是疯狂、颓废、阴鸷的，唯一不可能有的就是希望，也不再有光芒。

那种眼神，她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
陆亚明点了点头，苏然然年纪轻轻就拿到双硕士学位，两年以前以最高分考进市局，专业表现一直十分优异，是局里的重点培养对象，可惜就是性格有点孤僻，说话、办事都硬邦邦的，除了公事几乎不和同事有交流，私人时间都是独来独往，看着怪可怜的。

所以他有心想拉近她和同事之间的距离，正好瞅着这个机会，希望大家能凭借讨论热络起来。于是他看了看其他几人，说：“我觉得小苏说得挺对的，你们觉得呢？”

队里的另外两名年轻刑警跃跃欲试正准备开口，苏然然却扬起手上的报告，做了最后的结论：“还有，他的尿检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是阴性。”

她这一句话，把两人正要说的话全堵在嗓子眼，不上不下，十分

尴尬。

场面顿时变得有些尴尬，陆亚明轻咳一声，勉强替她圆场说：“不错嘛，想不到小苏还会玩冷幽默。”

这次轮到苏然然皱起眉头，一脸莫名其妙：“幽默？我什么时候幽默了？”

此刻，屋里的气氛终于到达冰点。最后陆亚明当机立断，敲了敲玻璃说：“好了，就算他没碰毒，也照样是个社会败类、人渣！”

大家连忙围过去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鄙夷。

幸好有那人吸引仇恨值，场面才得以再度热络起来。

苏然然丝毫没察觉到周围氛围的变化，只是盯着玻璃对面依旧吊儿郎当的秦悦，说：“我觉得，他好像在故意拖时间，他在等什么。”

陆亚明赞许地看了她一眼，突然又做了个手势，示意大家安静。

这时，外面走廊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陆亚明摁灭了手上的烟，冷哼道：“没错，而且他等的人，已经来了。”

那边审讯室的门已经被打开，一行人走了进来。为首那人浓眉薄唇，五官十分俊美，再加上剪裁、质地皆是上乘的大衣，愈加衬得身形挺拔，气质端方。

他一走进门，就轻易吸引了审讯室内外所有人的目光，只有秦悦撇了撇嘴，不屑地冷哼一声。

站在他身后的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掏出名片递给肖栋和骆安琪，说：“我是秦悦先生的律师王家成，这位是他的家人，来替他办保释手续。我们已经和局里申请过，会陪同秦悦先生一起审讯。”

肖栋和骆安琪极少面对这种场面，正举棋不定时，陆亚明已经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，说：“还是我来吧。”

他和王律师握了握手，又对着为首那人笑了笑，说：“秦氏集团的大少爷秦慕，久仰大名了。”

秦慕朗朗一笑，说：“真是抱歉，为我弟弟的事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秦慕虽也是出身豪门，但为人处世谦和有礼，颇有君子之风，再加上出色的外形，轻易就能让人生出许多好感。

秦悦眯着眼晃着脚尖，好像这时才发现自己这位大哥的存在，做出夸张的表情，说：“大哥，你终于来了，这些人冤枉我杀人，你一定得救我啊！”

秦慕朝他狠狠地剜去一眼，说：“你是越玩越出格，还弄出人命官司来，老爷子都被你气病了！”

秦悦愣了愣，观察了下秦慕的脸色，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，轻哼一声，露出不在乎的表情，说：“反正他被我气病也不是一两回了，习惯了就好。”

“你！”秦慕气极，上前狠狠地举起巴掌，想了想却还是收了回来。

他并不知道，现在玻璃内外的几双眼睛多盼着这巴掌能打下去，替他们解解气。

秦慕调整了下情绪，转向陆亚明说：“陆队长，你们放心，如果真有什么事，我们绝不会因为他是秦家的人就姑息他。”

陆亚明淡淡地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倒是另一间屋子里的副队长叹了口气说：“你们看看，都是同一个妈生的，这差别真不是一点半点啊。”

苏然依然依旧沉默地看着审讯室，只见秦慕搬了把椅子坐在秦悦身边，顿时所有的光亮好像都集中在他身上，而秦悦的眼神好像黯了下，不自在地偏了偏头，想要躲避开身边的锋芒。

这时，屋里的审讯终于能够正常开展了，陆亚明用手指轻轻叩着桌面，脸上虽是笑着，目光却有些锐利：“秦大少爷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这样吧，我把案情再介绍一遍，昨天下午6点，有人在A大校园里发现一颗人头，经DNA比对发现，死者是海通集团的太子爷周文海，而现有的证据表明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令弟，所以才请了他回来协助调查。”

死者和嫌疑人的背景都够深厚，尸体还只剩个头，这件案子落在谁

头上都是一颗不折不扣的炸弹。所以陆亚明才会暂时按兵不动，先让两个新人去审，希望能误打误撞问出些有价值的线索。谁知那个他半点也瞧不起的纨绔子弟，竟十分沉得住气，硬是熬到律师来了才开口。

想到这里，他觉得有些头疼，于是把刚才的问题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前天晚上10点，周文海找你做什么？你们为什么发生争执？”

王律师听完，对秦悦点了点头，示意可以回答。

秦悦这才慢条斯理地开口：“那天我家里开party，正玩得起劲呢，周文海就跑来找我，问我是不是故意玩他。”他嘴角扬了扬，“我说没错，我就是故意玩他。然后他气不过，就和我吵起来了。”

“你们之前有什么积怨吗？”

秦悦笑得有点得意：“我就是和他打赌，骗了他一辆车而已。”

陆亚明皱了皱眉，他对这种富二代争强斗狠的事不感兴趣，接着问：“后来呢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你屋里的血迹怎么解释？”

秦悦耸了耸肩：“后来他吵不过我又想来打我，然后被我一拳打中鼻梁，流了不少血。我看下手重了，就让他自己趴那里清醒一下，然后下楼继续玩。后来他什么时候走的，我没注意。”

陆亚明想起那颗头颅的尸检报告，确实有鼻骨碎裂的外伤，于是翻开一沓笔录，说：“可是我问过当天参加聚会的人，没人看见他从大门走出去。”

秦悦依旧是那副不以为然的神态：“那天人那么多，谁知道他从哪里走的？反正我再上楼就没看见他了。”他调整了下坐姿，眼神淡淡地一扫，“好了，我知道的就这么多。你们非说我杀了人，证据呢？凶器呢？什么都没有，就想把罪都栽在我身上，我爸每年可要交不少钱，养的就是你们这种人？”

“秦悦！你少在这儿给我胡说八道！”还没等屋里的几人有所反应，秦慕已经皱起眉喝止。

王律师这时开口道：“秦先生说得也不无道理，如果没有直接证据，警方应该放人。”

陆亚明的脸色阴晴不定，这时秦慕又看着他说：“陆队长，家父昨天听到这事就病倒了，现在还卧床不起。你看，能不能行个方便，让我弟弟先回去？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调查的，我们一定配合。”他笑了笑又说，“家父和你们杜局长关系一直很好，刚才出门前你们杜局长还来过电话，嘱咐家父好好休息，不能受刺激。”

陆亚明冷眼看着他们两个一唱一和，秦慕虽是言辞恳切，但明里暗里就是在给他施压，他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咬牙，这秦家一个两个都不是好对付的。

这时，王律师掏出手机打了几个电话，说：“都打好招呼了，陆队长放心，只要有进一步的证据，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们警方办案，取保候审手续我现在就去办。”

秦悦见果然没事，嬉皮笑脸地朝他大哥伸出手：“给我一根烟，快憋死了！”

秦慕瞪着他说：“你给我老实憋着吧！”

这时，审讯室的门又被推开了，苏然然迎着众人的目光走进来，双手撑在桌上，死死地盯住秦悦说：“现场的血迹，根本不是一次击打就能形成的，你说了谎。”

秦悦的眼神虚了下，随后又故作轻松地说：“那是我记错了，我后来又打了他几拳。”

苏然然却丝毫没有放松目光钳制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还有事瞒着我们，我一定会查出来。”

这是个结论，也像个挑衅，秦慕皱了皱眉，忍不住开口：“这位警官……”

可他的话还没说完，苏然然已经转身大步离开。

秦悦的脸色数度变化，终于爆发出一阵不合时宜的大笑来。

秦慕忍不住瞪他：“笑个屁！”

秦悦朝他挤了挤眼，神情十分愉悦：“她从进门起看都没看你一眼，而且压根就没打算搭理你，大哥，你还没这么吃过瘪吧？”

秦慕懒得再理他，内心却多少有些不痛快。无论是论家世还是外貌，他习惯了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的焦点，确实还没尝过被人这么忽视的滋味。

这时，他突然想起来，刚才那张脸好像有些熟悉，他的记性一直很好，哪怕只是见过一两次的人都不会轻易忘记，所以，他一定在哪里见过她！

他一定会想起这个人。

第二天，一栋建筑得极有格调的别墅，灰瓦青砖，斜斜掩在黄绿层叠的枝叶里，门前的游泳池里碧波荡漾，映出一片澄明的天际。

苏然然见苏林庭把车停了下来，奇怪地问道：“爸，不是说去吃饭吗？到这里来干吗？”

苏林庭虽已经年近五十，但因为常年只在校园和实验室往返，身上还留着浓浓的书生气，鼻梁上托着金丝眼镜，儒雅中又带了几分木讷。

苏家的人都不擅长撒谎，所以他摩挲着方向盘，眼神有些发虚，说：“哦，刚才忘了和你说，今天是带你来我一个朋友家吃饭。”

苏然然越发觉得狐疑起来，她这个爸爸从来只懂得埋头搞研究，哪里有空交什么朋友，更何况是这么有钱的朋友。于是她皱了皱眉，继续追问：“什么朋友？我认识吗？”

苏林庭的表情越发窘迫，低下头挤出一句话：“是你秦伯伯，你忘了吗？小时候你常到这里来玩的。”

苏然然突然明白过来，问：“你是说秦氏集团的秦南松吗？”

她见苏林庭默然，顿时气得拔高了声音：“爸，你明知道我们组现在正在查他儿子的案子，这种时候怎么能跑到他家来和他们接触？这是违反规定的！”说完她沉着脸拉开车门下车，然后砰地甩上门，赌气沿着来路往回走。

眼看这个一向温顺的女儿发了火，苏林庭也知道是触碰到了她的底线，于是连忙打开车门追过去，声音里带了几分恳求：“然然，你是最